



贊助人：梁唐青儀女士 Patron: Mrs. Regina Leung

親愛的朋友：

我們 24 小時運作的青少年中心「蒲吧」，剛於七月舉行了十週年慶祝活動。當年，我們的深宵外展工作員發現在街上流連的青年時，會主動上前與他們攀談，但他們會隨即散開。既然青年不接受我們的一套，有效方法就是建立一個他們喜愛的地方，讓他們隨時隨地來接觸我們。

「蒲吧」雖然看起來像一間青年中心，但我們並不打算將它成為眾多青年中心的其中之一。「蒲吧」是一個讓青年人隨時自由進出的地方，為青年人提供一個輕鬆舒適的蒲點。這裡比街上安全，亦有社工可以接觸和評估他們的需要。對比外展工作來說，「蒲吧」是一個較為被動去接觸青年人的地方。

「蒲吧」是香港唯一提供這類型服務的中心。中心起初由獎券基金資助營運，當時社會福利署估計會員數目大約可達三至四千人。如今，「蒲吧」會員人數已超過四萬人，每日約有五百人次進入使用服務。他們大多於黃昏至深夜時份進來，各有不同的需求，社工每月需跟進的青年人個案超過一千名。

為了讓青年人有「家」的感覺，我們將「蒲吧」發展成一個充滿青年文化的地方，讓青年人在活動場館及各處牆壁上塗鴉。我們亦定期舉辦滑板和街舞訓練班，而搖滾音樂文化亦發展得非常蓬勃，因此差不多每個週末都有獨立樂隊來「蒲吧」舉行音樂會，而出席的青年人更達五、六百人。

十週年慶典的壓軸是一場在晚上八時舉行的樂隊音樂會。首批歌曲過後，協青社董事會成員、贊助商和管理層職員上台主持切蛋糕儀式，當中包括Ben和我——兩個心境仍然年青的「老頑童」。而每位進場的青年會員都必需帶同一位未曾到過「蒲吧」的朋友一起入場。

當晚我六時抵達「蒲吧」，排隊進場的人龍多到可以環繞協青社大樓三個圈，估計他們已經排隊達兩小時或以上，雖然人多但秩序井然。當我請青年人讓路以便我駛車入停車場時，他們都樂意配合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排隊的人龍很守規，無推撞、無吵鬧、亦無打架。當晚的音樂會是免費入場的，但會員帶來的朋友需登記為「榮譽」會員才可進場，而這項行政手續並沒減低他們的熱情或引發他們的反感。

晚上七時三十分青年人魚貫進場，到了八時正已滿座。未能進場的人龍仍然很長，許多青年人因而感到失望。但即使只是企位，場館可容人數亦有其上限。最後，場內塞滿了約七百多個青年人。在舞台的一邊，預留了位置給樂隊作登台之用，而在舞台的另一邊，則是 AS Production（一個提供舞台及活動製作的社會企業）的活動助理在操作舞台音響和燈光。這晚是屬於我們的青年人的。

我們這批「老頑童」在上層看台觀賞了其中一隊樂隊的表演，全場氣氛一流。青年人全擠在一起，雖然空調不太足，但似乎對他們沒有造成影響。顯然，他們在享受著每一分鐘，與歌手齊齊唱，並隨着音樂節奏而擺動。其中兩隊表演樂隊是由協青社前活動助理組成的，如今他們已跟本地唱片公司簽約了。

輪到我們上台切蛋糕時，一隊樂隊奏出搖滾版的「生日快樂」，全場觀眾都加入和唱。主音歌手，他曾是我們的活動助理，詢問現場有多少青年人從未到過「蒲吧」，結果有半數人舉手——證明「帶個朋友」的策略非常湊效。他告訴大家，「蒲吧」就像一個家，是一個隨時歡迎大家到來的地方。這番話最真實不過。

在音樂會上，青年人表現友善並且樂在其中，令我們這些「老頑童」深受感動。他們不覺得我們這些「老頑童」妨礙了他們的節目又或認為我們與這裡格格不入。跟我們一樣，他們是來慶祝「蒲吧」的生日——這是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，一個讓他們有「家」的感覺的地方。或者應多加一句：「一個安全的蒲點讓青年人可以自得其樂的地方。」

我們不單推動青年文化，我們更推動「正面」的青年文化，讓青年人在一個安全、健康和有創意的環境下相聚。儘管當晚場館擠滿了年青人，儘管許多人不能進入欣賞表演，但那晚無人吸毒、無人抽煙、無人飲酒、無人粗言穢語，更無打架事件。

幾年前我們因資金問題，曾經想過要結束「蒲吧」。而這將會是一個大悲劇——因「蒲吧」是我們核心服務之一，且在香港又是唯一專為高危青年提供服務的地方。在此衷心感謝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的資助，令我們可延續為青年人服務的心。

音樂會在晚上十一時結束，所有青年人都安靜而和平地散去。儘管同時間有七百名青年人懷著興奮心情在深夜十一時離開會場，但街坊鄰里卻一個噪音的投訴都沒有。多麼美妙且有意義的一個慶典活動，感謝我們的青年人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成功的晚上。



李文烈
總幹事
二零一二年九月